

## 昆曲曲谱斟理札记(8) (琵琶记 - 赏荷)

刘有恒

台北出版, 集粹曲谱, 今译为简体字版

-

今校此出之曲谱及剧词系以道光年间遏云阁曲谱为底本, 并兼综叶堂纳书楹曲谱及集成曲谱和粟庐曲谱, 并以南词定律及九宫大成传承的魏良辅声腔格律斟理今存曲谱之错误之处. 按此出【一枝花】、【满江红】、【烧夜香】、第一只及第二只的【梁州新郎】, 以及第一只的【节节高】与第二只【节节高】的合头至末句, 及【尾声】这些只曲牌, 于九宫大成里都有魏良辅传承的正确唱腔谱存世. 今并取之(有些今日戏场演出或清曲又加了其他的衬字者今亦加之, 以从众, 如果行腔妥, 以取遏云阁的配腔为准, 否则再稍理之). 而只有【懒画眉】、两只【桂枝香】、及第三只【梁州新郎】, 与第二只的【节节高】的首句至合头止的这几只曲牌系今须校正之对象使不合魏氏腔格处皆予以斧正之.

【懒画眉】遏云阁全同纳书楹, 而叶堂并没有在这只曲牌上动手脚, 故每一个字的基腔都在魏良辅所订的各个应订基腔位置上, 与之完全相符. 第一只【桂枝香】里『此曲』二字原本魏氏所订基腔应在 So1, 叶堂擅改为高音 Do, 但比对第二只【桂枝香】在同句同字上的『除了』二字的基腔, 叶堂订的仍是和魏氏相同的 So1, 可知第一只里的『此曲』二字的基腔明显地是叶堂即兴随口改掉的, 不符【桂枝香】曲牌此二字应有的声腔之定格(基腔)及旋律, 而第二只的『除了』两字, 叶堂没有随口起兴随便改掉, 而存原本魏氏所订基腔之真, 遏云阁、与众及粟庐都袭叶堂之误. 还有『新』字基腔魏氏订在 So1, 而叶堂此处擅改为 Mi, 但比对第二只【桂枝香】在同句同字上的『昭』字的基腔, 叶堂订的仍是和魏氏相同的 So1, 可知第一只里的『新』字的基腔也很明显地是叶堂即兴随口改掉的, 不符【桂枝香】曲牌此二字应有的声腔之定格(基腔)及旋律, 而第二只的『昭』字, 叶堂没有突生奇想改掉, 而存了原本的魏氏所订基腔之真, 遏云阁则发现了叶堂之误. 并没有依从纳书楹叶堂乱改的腔. 与众、粟庐曲谱从叶堂乱改之腔, 故亦误. 所以遏云阁曲谱

还比较正确可取；『愁』字阳平声，行腔不佳，太低，听如上声字『丑』之腔。

第三只【梁州新郎换头】里的『南轩』，遏云阁之基腔有误，反而叶堂遵魏氏所订基腔格律没有乱改掉，但反而与众、粟庐从遏云阁而致误；『面』为去声字且非衬字，叶堂行腔在阴平声基腔位置上，唱成阴平声了，后生各谱从叶堂而误；『云』基腔应订 Mi，叶堂擅改至 Sol，各谱皆袭其误；『从』基腔应订 Re，叶堂擅改至 Sol，各谱皆袭其误；『汤』字为阴平声字，上一字『兰』为阳平声字，叶堂一律订成低音 La，任何一个稍明阴阳八声与行腔关系的，都会知道恐怕有错吧，怎么阳平声字和阴平声可以配同样的音，（但明白基腔的话，真是可以有这种情形，这是若有曲牌的上一字的基腔比下一字的基腔高小三度时，但此处不是）这样一来，不就唱不准字音了吗，即使光注重把行腔打造的光鲜亮丽，唱法漂亮，口法是如何的好的一些主腔派的昆歌调腔师（调是如调酒师的调字一样的解释）（一例：王正来），但如果忘了叶堂所宗的徐大椿在《乐府传声》里把“正音”摆在“口法”之前，音都不分阴阳唱配谱成一样，则如果还袭错而只是把口法唱的更加婉转流利，那不就像他们的始祖叶堂把基腔乱改，把原有的曲牌变成一首变调的曲牌，叶派唱口也是把昆歌唱的华丽起伏跌宕，但却不是在唱昆曲，而是昆曲风的自创曲而已，像王正来的自度曲也不是真正昆曲，和叶堂一样只是华丽的昆歌而已，原曲牌的声腔格律未明，所以弊同叶堂。所以后世宗叶堂的，不论是把叶堂纳书楹曲谱交给家班的曲师去编遏云阁曲谱的王锡纯（还好曲师李秀云还有些专业曲师的良心，没有完全听主人的指示，把叶堂纳书楹全部照抄，还是有不少还依从魏氏的腔格），或号叶堂第几代传人，不明昆曲造腔之理，若连只从曲谱之表面，对于叶堂的阴阳八声都错误百出都没有能力分辨的话，只能叹昆曲衰世而无奈了。而自此可以看出像李斗《扬州画舫录》里的吹捧叶堂『四声阴阳，毫厘不差』，已有资格可以成为昆曲史上最大笑话，不过此处虽遏云阁及粟庐袭之，而集成刘富梁即发现叶堂阴阳八声之误，把『汤』改配成 Do，那就正确了；『院』为去声字，叶堂配阴平声位上了，遏云阁、粟庐袭之俱误，集成已改正；『黄昏』基腔在 Do，叶堂擅移低音 La，遏谱及粟庐俱沿之而皆误，集成已改正；其他比对前两只九宫大成谱例而收于本曲谱内的『金缕唱』三字、

『嚙』字』『几』字，也可以看出这些字的叶谱及诸谱之有误差，今皆为正之。

第二只的【节节高】的去声字『下』字不是衬字，且又在板上（板上的字的配腔尤其重要，决不可舛律，因为板上的音是曲牌骨干音，即基腔中的骨干），叶堂谱在阴平声位上，各谱俱袭误未审；『开』基腔在 La，叶堂擅移至 Re；『重欢』二字，上一字为阳平声，次一字为阴平声，但叶堂配的正腔（指不含连缀音）都是 Mi，显然也是一个明显阴阳不分，四声不别的叶堂所常犯的毛病，但各谱俱照抄而没有分辨出这种阴阳八声的错误。『宫里把笙』四字，则是李秀云凭专业判断叶堂的乱移基腔，而予以依魏良辅昆腔之声腔格律改回正确腔之例；粟庐从之，但集成及王季烈的与众曲谱照抄纳书楹反而承

误。（刘有恒，台北出版，集粹曲谱，今译为简体字版）  
后注：集粹曲谱赏荷出下载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9795019.html>